

王开岭
文集
——文论卷

跟随勇敢的心

——我最难忘的读书之旅

(修订版)

王开岭 著

山西出版集团 书海出版社

王开岭文集
——文论集

跟随勇敢的心

——我最难忘的读书之旅

(修订版)

王开岭 著

山西出版集团 书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跟随勇敢的心：我最难忘的读书之旅 / 王开岭著. —太原：
书海出版社，2011. 10

ISBN 978 - 7 - 80550 - 868 - 9

I. ①跟... II. ①王... III. ①读后感 - 作品集 - 中国 -
当代 IV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68875 号

跟随勇敢的心：我最难忘的读书之旅 (修订版)

著 者：王开岭

责任编辑：贾 娟

装帧设计：陆子歌

出 版 者：山西出版集团·书海出版社

地 址：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

邮 编：030012

发行营销：0351 - 4922220 4955996 4956039

0351 - 4922127 (传真) 4956038 (邮购)

E - mail: sxskcb@163.com 发行部

sxskcb@126.com 总编室

网 址：www.sxskcb.com

经 销 者：山西出版集团·书海出版社

承 印 者：山西出版集团·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

开 本：960mm × 787mm 1/16

印 张：14.5

字 数：250 千字

印 数：1 - 10 000 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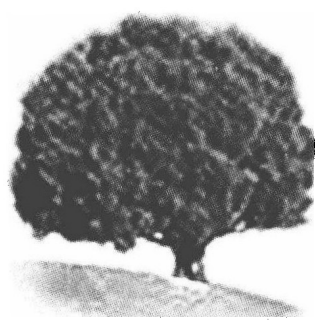
版 次：2011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 - 7 - 80550 - 868 - 9

定 价：32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

跟 随 勇 敢 的 心 —— 我 最 难 忘 的 读 书 之 旅

作者简介

王开岭，1969年生，祖籍山东，

主要著作有《激动的舌头》

《黑暗中的锐角》《精神自治》

《跟随勇敢的心》《精神明亮的人》

《古典之殇——纪念原配的世界》等，

作品入选数百种中外选集、年鉴和教材。

现居北京，历任央视《社会记录》《新闻会客厅》

《24小时》《看见》等栏目指导。

跟随勇敢的心——我最难忘的读书之旅

这世界哭声太多

王开岭

走吧，人间的孩子，
与一个精灵手拉手，走向荒野和河流。
这世界哭声太多，你不懂。

——叶芝

勃兰兑斯在描述 19 世纪流亡作家时说：“这些人站在新世纪的曙光中……我感到他们经历了一个恐怖的流血之夜，他们脸色苍白而严肃。但他们的悲痛带有诗意，他们的忧郁引人同情，他们不能不继续前天的工作，又不得不怀着疑虑看待那一天打下的基础，而且费力地把一夜浩劫留下的碎片收拾起来。”

当有一天，我也站在了新世纪的清冷晨曦中，心不由得揪紧：历史其实何等相似！20 世纪的人之命运、思想之命运，哪一点不符合上述情景呢？甚至说，那段话更适于为 20 世纪的作家形骸和精神事业作注脚，像画外音，像一场大雪的旁白。

这是一个哭声最多的世纪；一个思想与行为最密集、最吊诡的世纪；一个物质与精神消耗最多的世纪；一个盛产最崇高和最卑鄙的政治的世纪……对我而言，最重要的是：我的青春位于这个世纪。我的迷惘、疑问、挣扎、思想的饥饿，全和这个世纪有关。或许我已冲出来了，或许我和这个国家一样，半

个身子仍卡在里面，仍处于一个新时代的“前夜”。

但不管怎样，时间上已天亮了，光线在增强，视力在恢复。

我想寻找那些被大雪吞没的“人”的影子，他们冷得发抖的工作，那僵紫得说不出话的嘴唇，那快要被遗忘、被“人工”打扫干净的生命辙印……

这是一本献给青年和新人的书。

为了打捞和纪念，我选择了谈书的方式。其实更是荐书的方式，愿你们在合上这本薄册后能踏上真正的书梯，与伟大的“他们”会师。

他们曾携着电，裹着雷，风尘仆仆闯进一个青年的不眠之夜。他们曾那样震撼、激越过一颗不甘昏迷、渴望破壳的灵魂。他们曾是我最低年份里的光和盐。“他们”是——

为最后一部反乌托邦作品咯血而死的乔治·奥威尔；不停地扬筛尘土、终于捧上一朵“金蔷薇”的巴乌斯托夫斯基；纳粹战争中冒死当逃兵、被誉为德国良心的海因里希·伯尔；在苏军炮塔的阴影下镌写“布拉格精神”的伊凡·克里玛；见证俄罗斯伟大精神夜晚的巴纳耶夫；替生命辩护、与精神“鼠疫”殊死搏斗的加缪；为思考祖国命运而下狱、替百万亡灵起诉“古拉格”的索尔仁尼琴；孤独地讲述“人，岁月，生活”的爱伦堡；

不顾“革命海燕”身份痛斥红色恐怖的高尔基……

恰达耶夫曾说：“请相信，我比你们中的任何一个更爱自己的祖国……但是，我没有学会蒙着眼、低着头、闭着嘴巴爱自己的祖国。”

他们正是这种不甘喑哑的刺头。是锐角，暗夜中最锋利、嘹亮的锐角。像矛刺、像号筒、像蒺藜，锋芒所向、剑气所指，无不乃黑夜中最阴、最毒、最凶险的方位……他们是诗人、作家，更是医生、战士和良心。是知识分子，更是伟大的精神保姆和人道主义者，是有史以来所有“人”的兄弟。

他们的笔总是寻着哭声而去，他们不仅同情天下的哭声，还发现了哭声的源头，那制造哭声的狰狞和恐吓。

对文学的使命和责任，他们选择了这样的定义——

“他不能以事不关己的态度去评论社会和同胞，他应该分担自己的国家和同胞所犯一切罪孽的结果。如果你国家的坦克曾在邻国首都的马路上进行屠杀，那永不褪色的血迹将喷在你的脸上。如果在一个深夜，那些信赖你的人中有人被从床上拉向绞架，那绞索必在你的手上留下勒痕。如果你国家的青年们懒惰而玩世不恭，甚至吸毒、绑架，那你的呼吸中也必搀杂污秽之气。谁能大言不惭地宣布，这个世界的弊病与我们无关？”
(索尔仁尼琴)

在中国教科书上，它们没有“名著”的位置，甚至没有位置。由于特殊原因，它们长期被冷落成“另类”，被诬陷为“异端”，连户口都报不上。但它们是那样贵重、稀缺，它们完成的并非文学的单项成绩，而是理性、良知、人格、信仰、梦想、行动的全面成就。更有其来之不易、诞生的艰难和高昂成本，作为生命的奠基之作，它们也奠定了主人的苦难，稿纸的背后，

往往是流亡、牢狱、枪声和铁丝网，是过早逼近的坟墓和匆匆竖起的纪念碑……

还有些重要的书，本打算谈的，比如索尔仁尼琴《古拉格群岛》、帕斯捷尔纳克《日瓦格医生》、萧斯塔克维奇《见证》、茨威格《异端的权利》、扎米亚京《我们》、戈尔丁《蝇王》，还有哈维尔、布罗茨基、阿赫玛托娃，还有顾准……因精力有限，暂不单列。事实上，它们已以气体和离子的方式弥漫在了我的文章里。

上述作品，虽在一定范围内不乏知音，但较之它们的巨大意义，较之那些泛滥成灾的泡沫出版物，实在太孤弱，太不成比例了……这是我的一个焦急，痛于此，虽自感非精识之人，仍勉力编这么个册子出来。世纪之交，需要精神常识的普及，需要在自由空气中醒来的青年一代——他们应在真相和常识中生活。作为新人，他们首先应头脑合格，应在精神上脱胎换骨。

他们应比上一代人走得轻快，笔直。

除了沉痛、抑郁、忧患、理性，我也没忘记美、爱、自然和愉悦，故这本书里便添了些柔的东西，比如《草原》《金蔷薇》，比如杜拉斯、茅特·冈、邓肯……既是刻意平衡，也是心性使然。近年来，我惯于在某种对称格局中获得安慰和力量，否则，单极的事物会让人发狂，会对世界绝望。它们都是我多年的珍藏，一并掏予大家了。如果说，前者属一种震撼和撞击，那后者算一种抚摸和感动罢。在一个不易动情的物理时代，连雅致点的抒情和风花雪月也难觅了。

“既然我们无以寄托对美好世界的希望，既然其它道路全都行不通，那么让我们相信，文学是社会具有的唯一道德保险，它是戕害同类原则的矫正剂，它为抵挡高压政策提供了最有力的理论。”（布罗茨基）

.....

“让我们手挽手围成一圈，
完成我们沉痛的使命。”

2001年4月9日

目录 CONTENTS

前言：这世界哭声太多

王开岭/002

杀人的世界观与方法论

——读陀思妥耶夫斯基《罪与罚》 /003

乌托邦的变种

——读乔治·奥威尔《动物庄园》 /015

一本真正的书让人“害怕”

——读乔治·奥威尔《1984》 /027

等待黑暗，等待光明

——关于伊凡·克里玛《我快乐的早晨》及其他 /043

沸腾的生活——怀念别林斯基文学小组札记

——读巴纳耶夫《群星灿烂的年代》 /056

地中海的儿子：置身苦难与阳光之间

——加缪《反抗者》阅读札记 /074

《鼠疫》：保卫生活的故事

——读加缪《鼠疫》 /083

关于语言可以杀人

——兼读海因里希·伯尔《伯尔文论》之一 /092

“我比你们中任何一个更爱自己的国家”

——兼读海因里希·伯尔《伯尔文论》之二 /099

爬满心墙的蔷薇

——读康·巴乌斯托夫斯基《金蔷薇》 /108

“然而我认识他，这多么好啊！”	
——读爱伦堡《人·岁月·生活》	/116
在羊毛和蓝天之间	
——读契诃夫《草原》	/127
“深水鱼”与“地下文学”	
——读索尔仁尼琴《牛犊顶橡树》之一	/140
什么样的主编会被历史感激	
——读索尔仁尼琴《牛犊顶橡树》之二	/149
“当你老了，头白了……”	
——关于威·叶芝和茅特·冈	/158
有毒的情人	
——读玛格丽特·杜拉斯	/171
迷途的潘多拉	
——读米兰·昆德拉《搭车游戏》	/189
最后的双人舞	
——怀念邓肯和叶赛宁	/198



费奥多尔·米哈伊洛维奇·陀思妥耶夫斯基
(1821—1881)

19世纪俄罗斯著名小说家。人们通常认为，托尔斯泰代表了俄罗斯文学的“广度”，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体现着俄罗斯文学的“深度”。

1821年，他生于莫斯科一家济贫医院，1838年考入彼得堡军事工程学院。1846年，处女作《穷人》发表，深受别林斯基赏识。随后推出《双重人格》(1846)、《女房东》(1847)、《脆弱的心》(1848)等中篇小说。1849年4月，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一起被捕，12月被判死刑，后改判劳役，流放西伯利亚。1859年回到彼得堡，接下的二十年里，陆续完成《被侮辱与被损害的》(1860)、《死屋手记》(1862)、《地下室手记》(1864)、《罪与罚》(1865)、《赌徒》(1867)、《白痴》(1868)、《群魔》(1872)、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(1880)等传世之作。

由于命运多舛，他被称为“残酷的天才”。其小说以尖锐的社会批判、深刻的人性解剖、对生命的哲学沉思而著称。鲁迅称他是“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”，加缪赞之为“真正的存在主义小说家”。

1881年2月9日，陀思妥耶夫斯基病逝。列夫·托尔斯泰悲痛万分，在给友人的信中说：“我从未见过他，但当得知再也无法与其相见时，我突然领悟到，他是最最亲密、最最亲爱和最最需要的一个人……我失去了某种依靠，我茫然不知所措了……他对我说是那样的珍贵，于是我哭了，我现在还在哭。”

杀人的世界观与方法论

——读陀思妥耶夫斯基《罪与罚》

杀人者置疑

1865年9月，作者在给《俄国导报》主编卡特科夫的信中，这样解释创作中的小说《罪与罚》：“这是一次犯罪心理学报告。一大学生被校方开除，生活极度贫困，他拿定主意要杀死一个放债的老太婆，抢走她的钱，然后一辈子做好人，坚定履行他对社会的人道义务……但杀人后，一种与人类隔离的感情使其万分痛苦，上帝的真理、人间的法则起了作用，于是去自首。”

撇开主人公命运不论，小说对人类文明的忧虑、对杀人理论的质疑可谓震聋发聩，尤其经历了20世纪之后（它才是杀人如麻的世纪，其杀人理论比以往更完善、更动听，更披覆高贵的圣衣）。

小说借主人公的犯罪动机和自辩，提出了一系列哲学、伦理、法律及历史学命题：（1）杀人是否有罪？（2）杀对社会无益或有害的人是否有罪？（3）人是否有权为一个远大目标或造福人类的想法而杀人？（4）历史上的“伟人”无不双手沾满鲜血，但同样受到了命运的加冕、后世的膜拜，他们究竟是英雄还是罪人？（5）普通百姓，一旦杀了人，哪怕误杀也要受惩，而“伟人”的大规模杀人不仅现实中不被指控，在历史的诉讼中也总轻易被豁免，为什么？

正像主人公愤愤不平的：“我真不明白，为什么用枪杀、用炮轰，

正儿八经地摆开阵势，却是令人肃然起敬的杀人方式？”

这种激烈而愤怒的口吻，让我想起了一些大人物的语言，比如卢梭《社会契约论》和《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》中的语言，扬·斯特拉宾斯基这样评价：那是“一种原告站在法庭上的内心独白，一种控诉性的语言……确信个人无辜，天真无邪，总是与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联系在一起：他人在犯罪！”

应该说，在质疑方面，主人公是敏锐的、优秀的，他列举的“伟人”劣迹基本属实。不幸的是，他在诘问后选择了效仿，倒向了历史上占便宜的一方。

“现在我知道，谁智力强，谁就是统治者。谁胆大包天、蔑视万物，谁就是立法者……权力只给予敢去弯腰去取的人。”

一番痛苦的思考后，他的结论是：要敢于做大人物才会想才敢做的事！只要摆脱了谋私的嫌疑，进入“大事业”的行列，犯罪也就不再是犯罪。

十足的杀人底气

正像主人公惊异发现的那样，这世上确有“平凡”和“特殊”两类犯罪情状——大人物的犯罪和小人物的犯罪；历史涵义的犯罪和生计层面的犯罪；波澜壮阔的集体犯罪和狗苟蝇营的个人犯罪——心理基础不同，自我感受不同，社会评价不同，遭遇和后果也大相径庭。

小人物的犯罪心理比较简单，也相对脆弱，往往有一种生存失败的无力感，多为挣扎类人群，带有理想受挫后——对社会阴暗面不正常反弹的痕迹：自感已被世界遗弃，也就不打算承担守法责任；自觉从未得到过社会道义的援助，也就有理由否定其存在。但同时，犯罪人毕竟清楚行为的性质，虽然预支了犯罪理由，但犯罪感的阴霾始终萦绕，他是焦虑、虚怯和惊惶的，且无信仰支撑，所以一触即溃，轻易认输。